

小 汗 作 品

L A B E L L A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这种花，
而且还知道它的花语，

多嘴与欺骗。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Labella / 小汗著.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322-7900-5

I. ①L…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58857号

小汗 作品

L A BELLA

摄影: 王雁伶

装帧设计: 书颜坊

出品人: 乐坚

策划: 族洁颖

责任编辑: 施洁颖

美术编辑: 宗蕾

责任印制: 任继君

出版发行: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D座5楼)

邮编: 200040 电话: 021-54044520

印刷: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1/32 889×1114

印张: 7.25

版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书号: 978-7-5322-79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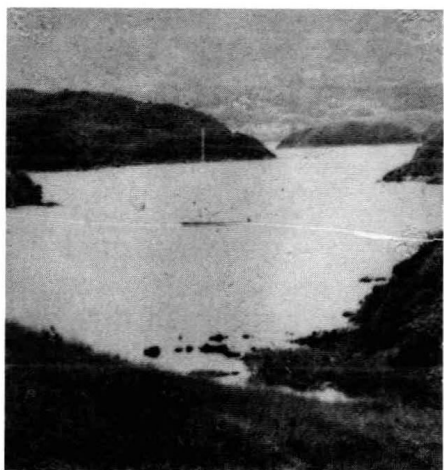
定价: 23.00元

L A B E L L A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杜明，你来啦，快来救我！」
宋洋一把就把我拉进了库房，他死死抓着我的手。

「喂，宋洋你没问题吧？」

「李兵要杀我！你快点去找老师！」

兵临城下

李兵两天没有来上学了。班主任问我李兵去了哪儿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同桌宋洋也已经两天没有来上学了。

他们都是班上的混蛋学生，每天上学只需要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就好，但是他们没来，老师当然有责任要问一下。而问我，是因为我是班长。老师让我下午分别到李兵家和宋洋家去找找他们。

那时我们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下午基本没有课。

我不认识李兵家，因为平常我们三个总是呆在离学校最近的宋洋家里抽烟、看录像的。宋洋家就在城乡接壤处，离马路只有二、三百米的地方。我顺着那条下坡路一直往下走，脚步又轻又快。只要穿过马路边上的这片玉米地就能到宋洋家，这是捷径。

我和李兵每次去宋洋家时都会从那片玉米地中穿过，顺便掰几

穗苞米。我穿过玉米地，但现在夏天，苞米还是小小的，不能吃。我绕到旁边的黄瓜地，掰了几根黄瓜，放几根在书包里，剩下一根用袖子擦擦就咬着吃了。

宋洋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墙是一人高的土墙，院子里是三间明亮的大瓦房。而我们通常都是猫在宋洋家后院的小仓房里玩的。宋洋家的门是锁着的，我来到后院，那有一个地方可以跳进去。我知道宋洋一定在家，因为那个混蛋没什么地方可去，很有可能就是被他老爸老妈给锁在了家里。

我跳进院子，走到宋洋的房间前，用手指敲了敲玻璃，没有什么反应。我往前探了探身子，屋子里是空的。

宋洋这小子能去哪呢？我有点渴了，就跑进宋洋家的厨房去喝水。宋洋家在厨房里打了一口小井。这边的水位高，所以家家都花二、三千块钱在自己家的屋子里打一口小井，十分方便。夏天喝着地下冰凉的水就是痛快。喝完了水，我随便又翻开了他家的锅。在宋洋家，我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李兵也是一样，我们三个就差穿一条裤子上学了，不过宋洋和李兵倒是总换衣服穿，我没那习惯，而且我的个子也比宋洋和李兵高。

锅里还有饭，是热的，可是灶坑里的火是熄的。我知道宋洋一定在家里。菜是鸡蛋炒西红柿。我端着饭碗走到院子里，蹲在院子当中，一边吃一边看着四周。宋洋家的那条老癞皮狗知趣地凑过来跟我摇着尾巴，这狗都他妈的十来岁了，天天除了吃连叫都不能叫。我给了它一口饭，老狗心满意足地吃完了，然后慢慢悠悠地走到仓房前蹭着身子，我听到仓房里有树枝被压断的声音，我笑了。

我把吃空的饭碗顺手放在窗台上，然后悄悄走到仓房门口，用

力一脚把仓房门踢开。我刚要大叫，才发现宋洋躲在仓房角落里哭。

“你在干吗呢？”

“杜明，你来啦，快来救我！”

宋洋一把就把我拉进了库房，他死死抓着我的手。

“喂，宋洋你没问题吧？”

“李兵要杀我！你快点去找老师！”

宋洋跟傻了一样，我懒得理他，就顺手给了他一巴掌，把他打到柴堆上。宋洋的大鼻涕都流到衣服上了。我看得出那还是李兵的上衣。

“你没事吧！你和李兵这两天干嘛不上课？他在哪儿？他怎么不在你家？”

宋洋还在那儿哭哭啼啼，跟个娘们似的。我懒得理他了，就用脚踹他。一脚，又一脚，可是宋洋就跟死狗似的。

快三点多了，我可不想这一天就这么耗下去。我告诉宋洋明天一定得去学校，我得回家了。

宋洋这才从柴堆上爬起来，又抓住我的衣服。

“杜明，你别走。李兵真的要杀我！”

“我操！你还穿着他衣服呢，说什么屁话！”

“杜明，你还记得礼拜二吗？”

“哪个礼拜二？”

“就是两天前呀。我、你还有李兵一起来我家，后来你先走了的。”

我笑了，那天我们是在一起的，可是刚走到马路边上的时候，宋洋和李兵突然吵了起来。吵起来的原因我都忘了，反正后来就是

他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地“操你妈”。我懒得理他们，就坐在马路沿上抽烟，看着他们俩从骂娘到互相推来推去。宋洋和李兵这两个王八蛋从来一直都是这个德行。后来我抽完烟就冲着他们屁股一人一脚，就先回家了。

后来又怎么样了？

宋洋坐在那里低眉低眼的，看着就来气。

“其实你那天走了以后，我和李兵都没回家，我们在玉米地里干了一架。我们打了半天，他给我老二一腿，我急了拿了块砖头就砸他脑袋上了，结果把李兵脑袋打出血了，李兵急了，就把书包里的菜刀拿了出来，要剁我。我也没怕他，反正就在我家旁边，我喊一声就能来一群人。我跟他说：‘我不信你敢剁我，有种你晚上来我家，趁我睡着了一刀把我脑袋给剁下来。’李兵他真的就说：‘那你等着，我晚上肯定去你家剁了你！’我当时也没多想，也对他喊：‘李兵你今天晚上要是不来，我明天晚上就去你家把你给剁了！’”

我哈哈大笑。

“两个傻B！宋洋你怕他什么，李兵扯淡呢。”

宋洋冲我吼起来：

“不是，我当时就真想把他给剁了，他那架势也是一样。不过都没下手。可是回家我就忘了，谁知道晚上的时候李兵真来我家了。”

“李兵他真来了？”

宋洋又哭了起来：“李兵他晚上真来我家了，他真想把我给杀了。”

我给他一支烟，我也抽了一支。这时我们都坐在院子当中，宋

洋的脸上都是灰，还有鼻涕，看上去真逗。

“杜明，你知道我跟李兵挺好的，要不是当时火大了，也不至于那样。我回家吃完饭看了会电视就睡了。可是半夜我听到外面有动静，我就从床上爬起来，往窗外看。我看见李兵进了我家，他脑袋上都是血呀。”

“真的假的？宋洋你做梦吧。”

“才不是呢，当时我们家狗都叫了。”

“傻B吧你，你家狗还会叫？牙都没几个了。”

“是真的。杜明，你别不信，李兵就满脑袋是血地往我屋子走过来，我眼看着的。后来他到我窗户前敲窗户，我吓得拿被子蒙着脑袋，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我跟我爸妈说，他们都不信，我这两天都是假装上学，然后再偷偷跑回来的。我觉得李兵是真想杀我了。”

“你觉得，你有脑子的话，英语还能考12分呀？你说李兵要杀你，当时怎么不进屋杀你呢？还有，你看到他拿刀了吗？”

宋洋捂着脑袋摇头。

“不知道，到了早晨李兵就不见了。可是昨天晚上李兵又来了，和前天晚上一样，妈呀，吓死我了。”

“那你跟我走，李兵这两天也没来上课，我们去他家问问李兵就知道了。”

结果那天，宋洋死也没让我回家，一定要我陪着他。那时天也晚了，宋洋的父母也回了家，他们都留我在家里过夜。反正我也常在他家过夜，我那天晚上就呆在了宋洋家里。顺便说一句，宋洋妈妈做的小鸡炖蘑菇真的很好吃。那天晚上我睡得死死的，早晨起来看到宋洋还是缩在墙角。

第二天我是和宋洋一起到的学校，可李兵还是没有来。来的是几个警察，还有李兵的家长。

一个出租车司机投案自首，说他两天前在马路边打死了一个初中生。他停下车问路，可是那个初中生不知为什么就开始骂他，后来还拿出菜刀要砍他，那个司机一害怕就操起车上的扳手打在初中生的头上。见那初中生死死了，他就把尸体推下马路，又用路旁的一个界碑压在了尸体的身上……

李兵就这么死了，不过除了宋洋没有多少人有太大的反应，本来也是个混蛋，死了反而省事。宋洋从此做了一段时间好学生，天天上课不敢再逃课，而且听说也不再惹事了。他不跟我同桌了，他让老师把他换到最前面。而我还是一个人坐在原来的位置，后面是空空的坐椅，那是李兵的座位。

有一次，我又去宋洋家玩。走到他家附近的马路边上，宋洋拉住了我。他指了指脚下一块平放着的石碑。

李兵当时就是被压在这块石头下面的。

我用脚拂去石碑上的灰，看见上面写着三个字，是宋洋家住的村子的名字。

“城下村”。

「炖了，
都他妈的炖了。」



炖

我从饭店出来，他的车就停在路边。

我打开车门时他稍稍有些迟疑，放在车窗外的手动了动。最后他叹了口气，或者没叹，我不确定。

“先生，能等一下吗？”

“怎么了？”

他抬了抬左手，两指间夹着的香烟刚刚点燃。

“没关系，你抽吧。”

我的头靠在车窗上，玻璃上有时会闪过来往车辆的倒影。他一口接一口地抽烟，很用力。车里没有开空调，也没有开收音机。红灯时，他把手上的烟蒂弹出窗外。烟头上的红点在黑夜里闪出一道弧形的轨迹。

“刚吃完饭？”

“是呀。”

“菜很贵吧？”

“别人请客。”

“菜行吗？”

“就那味。”

绿灯了，车却死了火。

重新打火、启动，我感觉到车身轻微地颤抖。我转过头看他，他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路边饭店的霓虹招牌映在他的脸上，阴晴不定。

“如果我不开出租车，我可能就是北京最牛 B 的厨子了。”

他的语调很轻，但不知为什么我感觉他说得有些咬牙切齿的。

“我原来是鲁菜厨师，专攻炖菜。我什么都炖，炖鸡、炖鸭、炖鱼、炖海带，能放锅里炖的我都炖。那时我的炖菜是店里的招牌菜，我整天站在厨房里就是看着三个不锈钢钝锅，特别大的那种，有半人高的。锅里都是扑腾扑腾的黄汤，我就这么瞧着，瞧着瞧着就是几年，有一天我突然就想我这么炖下去总有一天会自己跳锅里把自己给炖了。当天我就辞职了，后来就开出租车了。”

他用手指了指外面，“我从 1986 年开始开出租车，那时这路上哪有什么出租车？你打个车都得用外汇券，一般人根本不敢冲出租车招手。我整天白衬衣，白手套，就在北京城里转，就在长安街上转，一路上车这么开着，当时觉得这哪是工作呀，这他妈的就是在享受生活。”

在他换档位的时候，我借着车外的光看了看他的手，他没戴白

手套，拇指的指甲很厚，边缘修得很整齐。

“那你出租车从那时一直开到现在？”

“哪能呀！没过多久满大街都是出租车，比骑自行车的人都多了，眼看从爷爷就成了孙子，我还能继续干吗？要说也奇怪，都是服务行业，厨子这职业几千年，身份、地位从来就是高的高低的低。但出租车不行，才有这职业多少年，可你就是开个奔驰也是个司机。”

“那你又回去当厨师了？”

车在下一个红灯停了下来。他的手下意识地在方向盘上摩擦，偶尔握紧再松开。

“打死我也不会再当厨子了，可是别的我又不懂。最后我在农村办个鸡场养鸡，反正我认识几个开饭店的，我养的鸡倒是有人要。那时候不是时兴吃白斩鸡嘛，我就养三黄鸡，一次就养了二百只。结果养了不到三个月就受不了了！”

“为什么？”

“我没办法和那些鸡相处！我是一个需要交流的人，可是那些鸡根本没办法交流。和它们在一起我抑郁，结果我把鸡全送人了，剩下几十只我一口气都给炖了，我又开始养鸽子。”

“鸽子和鸡不一样吗？”

“当然，太不一样了。我养的是信鸽，不是肉鸽。那时我天天起早贪黑，溜鸽子、修羽毛、弄食、洗澡。我这个人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但智商高，做什么事都行。就像我炖菜似的，我师傅当初就说我如果做下去，虽然做不到全国第一，至少在北京也是炖菜第一。我养鸽子没多长时间，就在圈子里小有名气了。你在那儿打听我，养过鸽子的人都知道。虽然养鸽子很累，但我能和它们有交流，

鸽子是极有灵性的动物，和它们呆一块比和人在一起舒服。”

“那怎么没有再养下去？”

“鸽子养得好，有什么用？重要的是你养的鸽子得参赛，拿名次才行。我养的鸽子参加所有的比赛就是一个奖也拿不到。一点原因也找不到，你说我天天像养孩子一样养着它们，天天和它们谈心、交流感情，有个屁用呀？结果最后什么也没有落着。看着那些鸽子我就伤心、心灰意冷。最后我一狠心把一笼子鸽子全宰了，然后炖了。”

“炖了？”

“炖了。味道和鸡一样。最后我明白了，鸟类就是鸟类，再值钱再怎么样也就是一畜生。打那以后我又老老实实回来开出租车了。”

突然出现一阵沉默，我看着手机屏幕的名字，不知道应不应该给她打个电话。总是好像有许多话要对她说，可是电话拨通的瞬间又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哎，先生你有孩子吗？”

我摇了摇头，“还没结婚呢。”

他却点了点头：“没有好，结婚了也别要孩子，太麻烦。没有好。”

“我孩子今年十六岁，上高中。我突然有一天发现我和她没办法交流了，她说的我全不懂，我说的她全不爱听。就知道跟我要钱，一张嘴就是五十、一百。她根本不知道五十块钱她爸得拉客人跑多少公里，你不给她，她竟然说你剥夺她权利，去他妈的权利，换我小时候，孩子敢跟家长谈权利吗？费了这么大劲生一孩子，一怎么样就跟你谈权利，我图个什么呀？别逼我，再逼我还照样给她炖了！”

“嗯？”

“炖了，都他妈的炖了。”

他抽出一只手在怀里摸索，好久才抽出烟盒。

“我现在就觉得自己过得特别……”

他手指夹着烟，既不送到嘴里也不点燃，就是夹着。

“到这岁数了，和老婆过得不好不坏，钱赚得不多不少，孩子不大不小，总觉得差点什么，又说不出来。”

他两只手都离开方向盘，在胸前好像捧着什么东西一样。他反复说着：说不出来，说不出来。

我接过话：中年危机吧。

他的手重新落在方向盘上，手指敲打着方向盘。

“中年危机……中年危机……中年危机是个名词。得用个动词才能形容我现在这个状态，可又找不到合适的动词，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除了点头又能说什么？

车到了，我递给他五十块钱。他接钱前把手指间夹着的烟放在耳朵上。

接过他找的钱我下了车，走出几步我好像听到他说谢谢。

回过头我只看见他正举着那五十块钱对着车灯仔细地端详着……

我拨了电话，耳边传来她的声音：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多点交流……”